

2016:难民危机背景下的德国社会及其变化

宋全成

山东大学 移民研究所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系

摘要: 难民危机以来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尤其是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对2016年的德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难民问题让统一的德国民众的欢迎难民的共识日益分裂为欢迎难民和反对难民两大不可调和的阵营;难民潮助推德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频发,德国的非传统安全面临挑战;穆斯林族群恐怖主义标签化导致针对穆斯林移民的暴力事件上升和欧洲反伊斯兰化的社会运动的兴起;难民问题助推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导致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和德国执政联盟的内部纷争,难民问题由社会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难民问题政治化。2017年是德国的大选之年,德国政府能否重聚德国民众的欢迎难民政策的共识、解决穆斯林极端分子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问题、保证国内社会安全、应对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和极右翼政党的崛起,确保德国社会的繁荣,我们拭目以待。

关键词: 欧洲难民危机; 穆斯林难民; 德国社会; Pegida; 恐怖主义; 极右翼政党

2015年以来的欧洲难民危机打上了深刻的德国烙印。德国以其欢迎难民的积极政策赢得了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道德称赞,同时,数以百万计的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科索沃等战乱国家和北非地区的难民进入德国,对德国社会的民众、族群结构、非传统安全、社会思潮和德国政党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2016年,难民危机背景下的德国社会成为千变万化的旋转舞台。面对难民潮水般的涌入,原本普遍赞同接纳难民的德国民众日益分裂为欢迎难民和反对难民两大阵营、难民针对德国民众的社会犯罪和德国国民针对难民的种族主义暴行同样增长、难民中的极端分子制造的恐怖主义袭击频发、反欧洲穆斯林化的民粹主义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风起云涌、难民问题与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加剧了德国执政联盟的内部纷争,难民问题趋于政治化。本文拟就2015年10月至2016年12月,难民危机背景下的德国社会及其变化进行研究。

一、欧洲难民潮冲击德国社会

2015年9月以来,欧洲遭遇到了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难民潮。尽管二战结束以来,德国始终存在着难民申请者的涌入。在冷战时期,基于对二战期间德国第三帝国时期实施的种族主义暴行和纳粹主义思想的防范,德国对难民申请给予了较大的宽容。特别是对来自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难民申请者,由于冷战思维的影响,即使他们是非法移民或经济移民,也毫无例外地被标注上政治难民而予以接纳。正因为如此,德国成为西欧国家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其宽容的难民文化传统,德国依然成为难民最理想的难民庇护国家。2015年5月份以来,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科索沃、巴基斯坦和北非国家的难民潮,逐渐在希腊和意大利形成。尽管意大利和希腊几乎欧盟及其成员国采取统一的行动,以应对难民问题。但由于东欧国家的反对、欧盟的迟疑不决,导致欧盟始终无法再

作者简介: 宋全成(1964),男,法学博士,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人口流动与迁移、国际移民、难民问题、华侨华人、族群、宗教与社会融合、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宗教信仰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项目号:13JJD730002)、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2016年民族问题研究项目“欧洲难民危机研究”(项目号:2016-GMB-043)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欧盟层面上达成一致的难民配额方案，致使难民问题演化成为难民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德国于 2015 年 9 月实施了欢迎难民的积极政策。由此，数以十万计的难民前赴后继、涌向德国。从 2015 年 10 月到 2016 年 12 月，德国的欢迎难民政策大概精力了如下三个阶段：一是开放国境、欢迎难民进入的阶段，时间是从 2015 年 10 月到 2015 年 12 月。此时，德国上下洋溢着欢迎难民的文化氛围中；二欢迎难民政策的调整阶段，时间是从跨年夜的科隆集体性侵案到 2016 年 7 月。科隆集体性侵案及汉堡和斯图加特等地的性侵案以后，欢迎难民的德国共识被打破，反对难民进入的呼声高涨，德国执政联盟内部关于是否为难民进入人数设限的问题而争论激烈。尽管没有设置最高限额，但通过了设置安全国家、加紧遣返等系列措施，欢迎难民的政策出现趋紧的特征；三是 2016 年 7 月份以后，德国发生了系列由难民发起的恐怖主义袭击案件，导致反对难民接纳的社会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和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迅速崛起，特别是柏林圣诞市场恐怖主义袭击案以后，反难民的呼声高涨，迫使默克尔政府承认了难民政策的错误。但这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德国政府的欢迎难民政策的根基。从德国移民与难民部提供的难民数量来看，2015 年，进入德国的难民总量达到了空前的 89 万人。2016 年，“尽管开放政策备受抨击，德国联邦政府仍持续对庇护申请者敞开大门。根据统计，2016 年前三季度，德国共接纳约 42 万难民申请者，超过欧盟总接纳人数的一半。欧盟统计局统计指出，2016 年前三各季度，在欧盟 28 国登记的庇护申请人达到 98.8 万人，其中三分之二在德国登记。接受的案件则约 75.6 万件，其中德国就占 55%。”^①这充分表明，尽管德国遭受到难民进入、难民发动恐怖主义袭击和执政联盟在地方选举中的失利的巨大压力，但德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开放边境、欢迎难民的积极政策。

德国在接纳难民进入的同时，积极简化程序、创新模式，加快甄别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处理效率^②。2015 年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也达到了空前的 47.66 万人，超越了 1992 年的历史记录，创新了难民庇护申请的历史新高^③。2016 年，伴随着难民总量在德国的增多，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也创下了历史新高。1-10 月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达到了空前的 69.37 万人。其中初次申请的人数为 676320 人。同时，德国政府为应对堆积如山的难民庇护申请案卷，而加快了难民申请者的甄别和处理的效率。每个月的难民申请者的人数不同，最高月份是 2016 年的 8 月份，高达 9.7 万人，最少月份是 2016 年的 10 月份，只有 3.5 万人。由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别不同，因而通过甄别、被接纳的难民人数也就不同。但难民庇护申请通过的比例大体上在 50%-70% 之间。详见表 1。

表 1. 2015 年 10 月-2016 年 10 月难民申请、处理情况一览表

月份	申请人数	初次申请人数	裁决人数	接收人数	接收比例
201510	58710	56303	30720	16202	52.74%
201511	62882	60802	34793	25402	73.01%
201512	51614	49871	42668	31010	72.68%
201601	52103	50532	49384	31623	64.03%
201602	68539	66860	51593	34067	66.03%
201603	60763	59073	49256	29092	59.06%

① 中新社：“2016 年前三季德国接纳难民人数逾欧盟总接纳量一半”，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1/03/c_129430727.htm.2017-01-10.

② 伍慧萍：“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的应对及政策调整”，《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

③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Asyl*, Berlin, 2015, Seite. 8.

201604	64988	63661	44299	25957	58.60%
201605	63392	62083	37091	21742	58.62%
201606	87162	85466	51613	31756	61.53%
201607	82673	81087	52815	33571	63.56%
201608	97445	95744	56782	37395	65.86%
201609	80790	78705	69481	48128	69.27%
201610	35903	33109	67720	45566	67.29%

数据来源：德国联邦政府移民和难民管理局难民庇护统计数据，网址：

<http://www.bamf.de/DE/Infothek/Statistiken/Asylzahlen/AktuelleZahlen/aktuelle-zahlen-asyl-node.html>

从难民庇护申请的地理分布来看，2016年1-10月，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难民庇护申请人最多，达到182658人，占总申请人数的27%，巴登-符腾堡州和下萨克森州位列第二、第三位是首都柏林，避难申请人数25246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数的3.7%。从难民庇护申请人的来源国别来看，难民的主要来源国也较为集中，2016年1-10月，叙利亚依然是最大的难民来源国，累计申请庇护人数达到258597人；阿富汗和伊拉克位列二、三位，分别为121871人和92380人。这三个国家申请人数占总人数的68.16%。由此可见，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介入和发动的叙利亚内战、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是导致出现欧洲难民潮的重要原因^①。由于德国政府对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申请者采取了简化程序，因此，叙利亚的难民庇护申请人的接受比例最高，高达98.15%；紧随其后的是来自厄立特里亚的难民庇护申请者，接受比例高达94.18%。详见表2。

表2. 2016年1-10月难民主要来源国及接受人数与比例一览表

主要来源国	申请人数	裁决人数	接收人数	接收比例
叙利亚	258597	250008	245382	98.15%
阿富汗	121871	35535	18245	51.34%
伊拉克	92380	45082	32251	71.54%
伊朗	24957	6052	3092	51.09%
厄立特里亚	15332	17494	16475	94.18%
未知	15011	11897	10531	88.52%
巴基斯坦	14438	6731	260	3.86%
阿尔巴尼亚	15455	33935	144	0.42%
尼日利亚	11289	2222	203	9.14%
俄罗斯	11021	7670	340	4.43%

数据来源：德国联邦政府移民和难民管理局难民统计数据，网址，

<http://www.bamf.de/DE/Infothek/Statistiken/Asylzahlen/Asylgeschäftsstatistik/asylgeschaeftsstatistik-node.html>

二、难民问题让统一的德国民众日益分裂为欢迎难民和反对难民两大阵营

二战结束以来，德国始终背负着第三帝国时期种族主义暴行的历史包袱，因此，处于对德国种族主义暴行的深刻反省，德国从道义和历史两个方面，始终对难民的进入和接纳持宽

^①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消极影响的三维透视”，《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容和欢迎的态度^①。在德国主流社会的层面逐渐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欢迎难民的社会风尚和德国共识。在 2015 年的难民危机中，德国率先垂范，慷慨接纳难民的政策，更突显了德国欢迎难民政策的道德光辉。从 2015 年 9 月到 2015 年 12 月，德国政府实施的欢迎难民的积极政策，受到了德国社会上至政治精英、下至一般民众的一致支持。当有少数民众和政治精英反对接纳难民的时候，数以百万计的德国民众则走上街头，欢迎难民的到来。“在接收大量难民问题上，德国人显得空前一致。德国明斯特大学的政治学者特雷恩哈特认为，‘德国的这种表现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在所有的国家，都会有人希望帮助难民，但在今天的德国，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所有的媒体、所有人达成了共识。”“民众的热情是推动德国政府收容难民的重要因素。正如特雷恩哈特所说，‘人们深知难民的苦难，同情他们在匈牙利的困难处境。很多德国志愿者对难民的到来表示欢迎，他们给难民送去食物、饮用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这种背景下，默克尔决定向难民敞开大门。’”^②尽管在 2015 年 11 月 14 日，在法国发生了由叙利亚难民发起、欧洲穆斯林极端分子参与的、震惊世界的巴黎剧院系列恐怖主义袭击案，但并没有改变德国民众欢迎难民的满腔热情，也没有动摇德国政府实施的欢迎难民的积极政策。但发生在跨年夜的德国科隆、汉堡和斯图加特等地的集体性侵案以后，反对难民进入、特别是反对穆斯林难民进入的呼声日渐升高。统一的德国民众日益分裂为反对难民和欢迎难民两大泾渭分明的对抗阵营。德国主流社会对难民的欢迎热情也随着科隆性侵案的调查深入而迅速下降。1 月 9 日，科隆爆发了针对难民政策的两场大游行。一场是 1700 多名德国右翼势力举行反难民大游行，“他们指控难民为性暴力攻击的罪魁祸首，高举‘不欢迎难民强奸犯’的标语，要求驱逐难民，并抗议默克尔的难民政策，高喊‘默克尔成为‘国家祸害’，‘默克尔必须滚’。……在抗议者朝警方扔掷鞭炮和瓶罐后引发冲突，科隆警方强制解散游行队伍的示威活动，以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将其驱散。”另一场是有 1300 人反右翼示威者举行和平示威，抗议种族和性别歧视，称德国反对难民的极右翼民众是“纳粹猪”^③。“德国《焦点》杂志 1 月 29 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开放的难民政策面临越来越多的怀疑：39.9% 的受访德国人希望默克尔下台，45.2% 的人认为她罪不至此，15% 持观望态度。同一天，德国电视二台的‘政治晴雨表’调查显示，80% 的受访者不相信能很快找到限制难民涌入的欧洲层面解决方案，57% 不相信德国能承受如此之多的难民，55% 希望收紧边界、限制移民涌入。”^④2016 年 3 月和 5 月，德国柏林两次爆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默克尔政府难民政策和支持默克尔难民政策的人群尖锐对立，迫使警方使用人墙和汽车将双方强行分开^⑤。在 2016 年 7 月份的系列恐怖主义袭击案件、特别是 12 月 29 日柏林圣诞市场恐怖袭击以后，欢迎难民的民意迅速降低，而反对难民的民意急剧上升。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电视采访中坦言所说，“我看到民意正在两极分化，难民问题在政治化。”“这是我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⑥毫无疑问，曾经空前一致的欢迎难民的德国共识，正在消失，统一的德国民众在对待难民和德国的难民政策问题上，日益分裂为欢迎难民和反对难民两大对立的阵营。

①郑春荣：“德国在欧洲难民危机中的表现、原因及其影响”，《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15 年第 6 期。

②子衿：“德国为何欢迎难民？”，《南方都市报》2015 年 9 月 13 日。转引自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5/0913/06/B3CEVBOG00014AED.html>.2017-01-10.

③ “德国反难民游行演变为暴力骚乱 高喊‘默克尔滚’”，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6/0110/09/BCV782I100014AED.html>. 访问日期：2016-01-24.

④ 高珮珩：“德国不再张开双臂欢迎难民”，《青年参考》2016 年 2 月 3 日。中青在线，http://qnck.cyol.com/html/2016-02/03/nw.D110000qnck_20160203_1-04.htm.2017-01-10.

⑤ 彭大为：“柏林再爆反默克尔示威 高喊‘默克尔必须下台’”，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05-08/7862197.shtml>.2017-01-10.

⑥ 观察者：“德国再审极右‘国家民主党’违宪案 鼓吹‘生存空间’纳粹言论”，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europe/2016_03_02_352645.shtml.2017-01-10.

三、难民潮助推德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频发，德国的非传统安全面临挑战

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来看，进入 21 世纪以来，欧洲的西班牙、英国等国家相继发生过由信奉伊斯兰教的极端宗教分子和激进分子所发动的针对上述国家政府和民众的恐怖主义袭击如马德里车站爆炸案、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等，但总体来看，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袭击的频次较低。但 2015 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以来，以难民申请者身份进入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和“伊斯兰国”的圣战士，与欧洲国家的穆斯林二代三代中的极端宗教分子和激进恐怖分子，里应外合，制造了查理周刊枪击案、巴黎恐怖袭击案、布鲁塞尔系列爆炸案、法国尼斯恐怖袭击案等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一向沐浴着和平祥和的阳光普照的欧洲，一时间沦为爆炸、枪击、血腥、恐惧的恐怖主义的黑暗天堂。就是一向对难民持欢迎立场、热烈拥抱难民的德国也未能幸免。2016 年 7 月一周之内发生了四起由难民和外国移民实施的恐怖主义袭击。18 日，一名 17 岁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在行驶到巴伐利亚州维尔茨堡附近的一列火车上，突然用斧头和刀袭击乘客，造成 5 名乘客受伤，这名男子后被警方击毙。22 日，巴伐利亚州主要城市慕尼黑奥林匹亚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一名德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 18 岁男子枪杀 9 人，导致 30 余人受伤，随后饮弹自尽。24 日德国西南部城市罗伊特林根市发生一起持刀砍人事件，造成 1 人死亡、2 人受伤，犯罪嫌疑人为一名来自叙利亚的 21 岁难民；当天深夜，南部巴伐利亚州安斯巴赫市中心发生爆炸，造成至少 1 人死亡、多人受伤，犯罪嫌疑人是叙利亚难民。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 2016 年 9 月 10 日说，伴随着难民的增多，德国境内潜在的穆斯林极端宗教和极端组织的人员呈增多趋势，已经超过 520 人，数量创历年新高。这些“危险分子”可能随时参与谋划恐怖袭击或发动“独狼式”袭击^①。托马斯·德迈齐埃的话语不幸被言中。发生在德国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是柏林圣诞市场恐怖袭击案。2016 年 12 月 19 日晚上 20 时，就在众多柏林人漫步在市中心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周围的圣诞市场，迎接即将到来的传统节日的时候，来自突尼斯的难民申请者阿尼斯·阿姆里，驾驶着一辆抢劫而来的挂波兰牌照的重型货车，冲向街道上的摊位和行人，造成了 12 人死亡和 49 人受伤的惨重后果^②。尽管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难民只是百万难民中的极少数极端分子，但恐怖主义袭击和一些严重的社会犯罪都是穆斯林难民所为却是不争的事实。“科隆跨年夜大规模性侵案的案犯多数是叙利亚难民。在维尔兹堡附近持斧头砍伤火车乘客的案犯是叙利亚、阿富汗籍难民。在安斯巴赫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案犯是叙利亚难民。在弗莱堡强奸并杀害 19 岁的医科女大学生玛丽亚（Maria Ladenburger）的嫌犯是一位 17 岁的阿富汗难民。在波鸿先后强奸两名中国女留学生的嫌犯是一位 31 岁的伊拉克难民。”^③发动柏林圣诞市场恐怖主义袭击的嫌犯也是来自突尼斯的难民。由此可见，难民危机以来，尽管德国对难民持欢迎态度，慷慨接纳了百万难民、特别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难民，但由穆斯林难民中的极端宗教分子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圣战士”在德国发动的系列恐怖主义袭击，还是让德国民众的恐惧感在 2016 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上升。“R+V 保险信息中心 2016 年 7 月 12 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3% 的德国人担心恐怖主义袭击，比前一年增长了 21%；68% 的人害怕政治极端主义，比前一年增长了 19%；67% 的人担心外国人涌入的后果，比前一年增长了 18%；66% 的人担心德国公民和政府无法解决难民问题，比前一年增长了 16%。”^④正因为如此，海德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施密特（M. Schmidt）将 2016 年称作德国的“恐惧之年”。伴随着德国接纳穆斯林难民的增多，由穆斯林难民中的极端分子制造的恐怖主义袭击增加的趋势，并不能完全排除。正因为如此，德国的非传统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

① 新华社：“德国”潜在危险分子”数量超 520 人 创历史新高”，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2016-09/9431593.html>.2017-01-10.

② 胡春春：“柏林圣诞市场恐袭会使德国的难民政策大转向吗？”，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http://dgyj.tongji.edu.cn/ab/3a/c2219a43834/page.htm>.2017-01-10.

③ 孙进：“被撕裂的德国，被夺走的安全感”，《中国青年报》，2016 年 12 月 10 日。

④ 孙进：“被撕裂的德国，被夺走的安全感”，《中国青年报》，2016 年 12 月 10 日。

四、穆斯林族群恐怖主义标签化导致针对穆斯林移民的暴力事件上升和欧洲反伊斯兰化的社会运动的兴起

伴随着难民、尤其是穆斯林难民的大量增加以及由穆斯林难民实施的恐怖主义袭击，导致德国国内越来越高的反感情绪，针对穆斯林难民的排外事件显著增加。2015年在德国提出庇护申请的穆斯林难民共有32.28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数44.19万人的73.05%，已经成为在德国的最大的避难申请群体，主要来源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斯兰国家，如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①。穆斯林难民的大量增加，一方面，登记在案的社会犯罪案件激增。“根据联邦内政部在2016年5月公布的数据，德国登记在案的犯罪事件在2015年达到了633万起，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4.1%。其中，外国人犯罪事件增至90万起，比前一年增长了50%。从犯罪种类看，入室盗窃案件比前一年增长了10%，达到16.7万起。暴力犯罪、谋杀、抢劫犯罪案件比前一年增长了0.2%，达到18.1万起。”性侵害和强奸案也在媒体报道中频频出现，其数量达到了7022起，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降。联邦刑警局的数据也显示，“2015年，柏林地区37%的犯罪嫌疑人是外国人，比前一年增长了3.5%。在汉堡，41.4%的犯罪嫌疑人是外国人。在暴力犯罪嫌疑人中，有46.5%的人是外国人。在性犯罪嫌疑人中，有41.5%的人是外国人。”^②另一方面，德国右翼人士针对难民和难民营为目标的犯罪案件大幅增加。尽管实施恐怖主义袭击和社会犯罪案件的穆斯林难民毕竟是少数极端分子所为，但德国民众对难民、尤其是穆斯林难民存在着普遍的恐惧——存在着明显的穆斯林难民恐怖主义袭击标签化的倾向。极端穆斯林分子在欧洲发动的系列恐怖主义袭击，让包括德国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的民众患上了“伊斯兰恐慌症”，一些人甚至将伊斯兰教、穆斯林与恐怖主义等同看待。正因为如此，针对难民和难民营为目标的犯罪案件急剧上升。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明确指出，伴随大量难民涌入德国，以难民和难民接收中心为目标的犯罪事件大幅增加。“科隆事件之后，德国境内接二连三地发生袭击事件。继9日排外示威人群与警方发生冲突后，在莱比锡南部的Connewitz，一个多种族混合的区域，100多名‘光头党’（崇尚暴力的种族主义者）在Wolfgang Heinze大街上滋事。他们打碎了大部分商铺的前窗，并沿着几条街区纵火……这些事件都不是孤例。此前，科隆还曾发生过20多人的右翼团体袭击外国人的事件，6名巴基斯坦人和一名叙利亚人在事件中受伤。这一切都表明，自新年夜起，德国的种族关系已变得极不稳定。”^③单是“2015年一年，针对难民和难民接收中心的袭击事件（比2014年）增加了4倍，由199起增至1031起。”2016年，伴随着穆斯林难民的增加，袭击难民和难民营的事件也呈现出急剧升上的态势。2016年1月到5月，德国已发生449起针对难民中心的袭击事件和654起反难民的犯罪事件，其中包括107起暴力事件^④。由此可见，一向相对和谐的德国穆斯林族群与德国本土族群的关系，因为难民潮、难民问题和难民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而正在恶化^⑤。

难民潮的涌入也带动着“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的伊斯兰化”运动的兴起。德国在欧洲国家中，拥有穆斯林人口411.9万人，占德国总人口的比例是5%，仅次于法国。毫无疑问，穆斯林族群是德国最大的外来族群，伊斯兰教是德国最大的外来宗教。穆斯林族群的高生育率和欧洲国家白人的低生育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德国，穆斯林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1.8，而本土德国人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显然，从理论上讲，“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白人人口出生的减少和穆斯林人口的急剧增加，将最终改变欧洲国家的人口结构——信奉

①宋全成：《2015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德国研究》2017年第1期。

②孙进：“被撕裂的德国，被夺走的安全感”，《中国青年报》，2016年12月10日。

③“科隆事件升级 默克尔如何破解最大难关？”，《时代周报》2016年1月19日。

<http://news.10jqka.com.cn/20160119/c587387338.shtml> 访问日期：2016-01-24。

④新华社：“德国反难民案件大幅增加 默克尔政策挨批”，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5/30/c_129024337.htm 2017-01-10。

⑤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政治影响的双重分析”，《欧洲研究》2016年第1期。

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将成为主流族群，而信奉基督教的白人将有可能成为少数族群。”^①这在穆斯林人口已经达到 400 多万的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因为如此，伯纳德·刘易斯甚至认为，到 21 世纪末，欧洲大陆将全面穆斯林化，欧洲将再一次被伊斯兰征服^②。这引起了德国某些反穆斯林阶层的强烈不安。2014 年以来，伴随着欧洲难民潮的持续和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难民的进入，更加剧了德国穆斯林化的风险。“在德国穆斯林移民和难民数量不断增加的形势下，2014 年打着‘反移民’、‘反西方伊斯兰化’旗号的 Pegida（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的伊斯兰化）运动在德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③ 2015 年德国政府接纳了近百万的难民，其中多数是穆斯林难民，而且在 2016 年跨年夜的科隆及其它多个城市，相继发生了针对德国妇女的性骚扰和强奸案，“这给了 Pegida 运动以绝佳的利用机会，似乎也验证了 Pegida 运动的下列主张：有暴力倾向的伊斯兰势力正在给欧洲国家的安全和欧洲本土文明带来危害。因此，其关于限制移民、禁止穆斯林长袍、遣返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的主张，得到了许多德国人的支持。”^④2015 年 10 月 19 日晚上，在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Pegida 组织了大规模排外示威，参加排外示威大约 1.5 万-2 万人，他们高呼口号，反对大量难民、尤其是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尽管“德国司法部长马斯 19 日谴责 Pegida 组织者煽动仇恨，称‘仇恨将变为暴力’。内政部长德迈齐埃此前说，Pegida 组织者是‘顽固的极右翼分子’，他呼吁民众不要参加排外活动，以免被这些人利用，”但 2015-2016 年由难民和穆斯林极端分子在法国、德国发动的查理周刊恐怖主义袭击和系列性侵案，给了排外的 Pegida 运动蓬勃发展的绝佳契机。2016 年 2 月 6 日，在“欧洲堡垒（Festung Europa）”的口号下，“Pegida”运动和欧洲其他反伊斯兰化组织发起一个共同的“行动日”集会活动。Pegida 运动不再局限于德国境内，而是跨越了德国的边界而在其他西方国家蔓延。当天，除“Pegida”大本营德国的德累斯顿有 8000 人示威者上街游行外，波兰的华沙、捷克的布拉格、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英国的伯明翰都有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加入了该活动。澳大利亚堪培拉也有约 400 人走上街头，加入到反伊斯兰化的示威游行中。示威者手持横幅，上面写道“伊斯兰教就是反人类罪”^⑤。尽管德国对 Pegida 运动进行了打压，例如迫使“Pegida”运动创始人卢茨·巴赫曼于 2016 年 1 月宣布辞去在该运动组织的所有职务、5 月判处“Pegida”运动领导人卢茨·巴赫曼，因煽动民众、诋毁难民等罪名，接受 120 天的监禁，并支付 9600 欧元罚金等，但 Pegida 运动的发展势头、影响力和国际化的趋势依然不可低估。

五、难民问题助推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导致德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和德国政治联盟的内部纷争，难民问题由社会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难民问题日渐政治化。

反移民、排外的民粹主义思潮在德国和欧洲国家由来已久。但由于德国和西欧国家的反歧视、反种族主义的法律和多元文化氛围的压制，民粹主义思潮偃旗息鼓多年，但并没有消失，而是深藏于人们的心灵深处。但 2015-2016 年的难民危机、难民潮的持续、集体性侵害和由难民和穆斯林极端分子发动的系列恐怖主义袭击，让沉寂多年、深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反移民、排外的民粹主义思潮沉渣泛起，并得到了德国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在这种背景下，德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以跨年夜的科隆等地的集体性侵害为契机，公开主张关闭边境、反对接纳难民、紧急情况下必须在边境使用射击武器制止难民的进入、

① 宋全成：“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当代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 年第 3 期。

② Christopher Caldwell, “Islamic Europe?” Oct. 4, 2004,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Content/Public/Articles/000/000/004/685ozxcq.asp>.2017-01-10.

③ 杨解朴：德国，载周弘、黄平、江时学主编：《欧洲发展报告》（2014-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175-182 页，这里第 179 页。

④ 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政治影响的双重分析”，《欧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⑤ 观察者：“德国极右翼组织策动串联 欧洲 10 余国同时爆发反伊斯兰反移民游行”，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6_02_07_350618.shtml.2017-01-10.

反对伊斯兰教，主张“伊斯兰不属于德国”，并且放言要阻止德国现政府威胁其“美好家园”以及“基督教德国”文化。“德国选择党的核心要求包括废除避难的基本权利，重塑多子女的传统家庭。”上述右翼民粹主义主张获得了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极大的共鸣。“德国选择党在这一背景下成功地将难民和移民话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并且占据了这一话题。他们将自己化身成所谓受到威胁的德国民众的代言人，在他们口中，德国民众被‘难民利益团体’以及不听从民意的统治层精英所背叛。这个话题为右翼民粹主义鼓动提供了契机，因为在难民危机过程中，确实许多来自其他文化的‘外来人士’来到了‘本国’土地。”^①由此，德国选择党得到了德国民众的广泛支持，而在德国的地方选举中异军突起。2016年3月13日，被称为“超级星期天”的德国巴登——符腾堡、萨克森-安哈尔特和莱茵兰-普法尔茨三个联邦州地方选举计票结果揭晓，“执政的基民盟颓势明显，在其中两个州均未获得最多议席，而新兴的右翼排外政党德国选择党成为最大赢家。”德国选择党不仅成功进入三州的议会，而且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该党收获了24%的选票，成为该州第二大政党^②。2016年9月，德国选择党又在两场地方选举中连战连捷：“先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以20.8%得票率超过得票率19.3%的基民盟，成为该州仅次于社民党的第二大党；两周后又在具有指标意义的柏林拿到了14.2%的选票，打入首都议会。至此，德国选择党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就已经在德国16个联邦州的10个拿到了州议会的议席。”^③人们普遍认为，德国选择党将在2017年的德国大选中进入联邦议会将是不争的事实。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和难民问题的加剧，也推动了德国现执政联盟的内部纷争。在科隆性侵案发生以后，执政的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在是否为难民的进入数量设置上限问题上争论不休。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明确指出，应当对接收难民设置上限。尽管最终并没有设置难民入境德国的上限，但依然采取了暂停难民亲属的家庭团聚权利和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设置为“安全国家”的措施，来缓解德国普通民众对欢迎难民政策的不满情绪。到2016年8月，伴随着难民在德国发动的系列恐怖主义袭击和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执政联盟内的社民党主席、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埃尔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他的执政伙伴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他的诘难总结起来共有三点：一是批评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阻挠难民融入德国社会。加布里埃尔说：‘总理和联盟党必须奠定必要的基础，这样我们才能切实解决好难民危机。但基民盟与基社盟却一直在设置障碍。’二是批评默克尔低估了难民带来的影响，加布里埃尔批评默克尔总是强调‘我们能办到’，却总是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三是提出可以设置难民人数上限。加布里埃尔在表达该观点时，显得非常谨慎。他强调，正如默克尔总理所说，避难法本身对接收难民的数量没有设置上限，但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对于接收难民上限的建议也是有道理的。”^④社民党的诘难迫使“默克尔总理再次为其难民政策进行辩护，并对联合执政伙伴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提出的批评予以反驳。”^⑤9月4日，“基民盟在梅前州选举中败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项党后，一向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泽霍费尔再次要求设立难民上限。他向周日版《图片报》表示，只有在限制移民上给予清晰的回答，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才能走出败局。原来支持默克尔的社民党在德国大选还有一年之际，也开始打理自己的形象，和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拉开距离。”^⑥由此可见，难民问题——曾经仅仅是德国的社会问题，而如今已转变为严峻的政治问题。借助难民问题而崛起的右

① 法伊特·赛尔克：“德国怎么了：选择党放弃右翼民粹的温和一面，在反难民中崛起”，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5646.2017-01-10.

② 蒋骁骁：“右翼崛起 默克尔地方选举受挫”，凤凰资讯，http://news.ifeng.com/a/20160314/47847850_0.shtml.2017-01-11.

③ 王勃：“德国选择党：紧抓选民情绪”，《参考消息》2016年12月15日。

④ 赵海博：“德副总理与默克尔因难民政策翻脸”，《文汇报》2016年8月30日。

⑤ 中新社：“德国执政联盟裂痕日益增加 总理默克尔腹背受敌”，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08-30/7988186.shtml>.2017-01-11.

⑥ “法媒分析：德国难民问题加深其执政联盟裂痕”，《环球时报》2016年9月12日。

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和难民问题的加剧，直接推动了德国现执政联盟的内部纷争，难民问题日渐政治化。

六、简要结论

难民危机以来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尤其是穆斯林难民的涌入，对 2016 年的德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难民潮让统一的德国民众的欢迎难民的共识日益分裂为欢迎难民和反对难民两大不可调和的阵营；难民潮助推德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频发，德国的非传统安全面临挑战；穆斯林族群恐怖主义标签化导致针对穆斯林移民的暴力事件上升和欧洲反伊斯兰化的社会运动的兴起；难民问题助推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导致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和德国执政联盟的内部纷争，难民问题由社会问题演化为政治问题，难民问题政治化。

2017 年是德国的总理大选之年。难民、尤其是穆斯林难民及其艰难的融合社会问题，将成为各党派竞选的核心议题。为了消除纷争，争取执政联盟伙伴的支持，应对 2017 年的大选，默克尔在 12 月 7 日当选为基民盟主席以后，发表了 77 分钟的演讲，难民政策的收紧与调整是其演讲的核心。她明确指出，“德国法律优先于伊斯兰教条”，遮挡整个脸部的伊斯兰服装“布尔卡”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只要是法律可能禁止的场所”禁止。“去年夏末大量难民涌入德国的情况绝对不应该也不允许再次重演，并要加快未取得难民身份者的遣返工作。”默克尔此举是试图通过难民政策的收紧，来“赢得那些对其难民政策持批评意见的人的支持，以应对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起。”^①但能否重聚德国民众的欢迎难民政策的共识、解决穆斯林极端分子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问题、保证国内社会安全、应对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和极右翼政党的崛起，确保德国社会的繁荣，我们拭目以待。

此文发表于《德国蓝皮书（2016）》2017 年 6 月出版。

^①张红日：“默克尔将参加 2017 大选 扛起反民粹主义大旗”，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international/1000/20161208/30070374_all.html.2017-01-11.